



悔懺的人青年

店書草芳

悔懺的人青年

著 蔭 槐 陳

中路馬四海上

店 書 草 芳

有 所 權 版

1—2000冊

中
華
民
國
十
九
年
七
月
初
版

分 五 角 四 銀 實 冊 每

月光照在窗上，漸漸的移，到葉灼的帳上，葉灼臉鍍一層銀。她睜大了眼，望帳頂，她想起早上路知德刺人的話：甚麼全校女子有半數是受舊式的婚姻宰制，不敢反抗，連哭都躲着人。唉！我的娘，爲甚替我早訂婚？這種話刺心疼，實夠人受！在以前，雖受點別人的言語心還好受些，因守禮有希望，還可有些成就；而如今，他家漸漸窮，他又不進學校，將來他頂多做個店裏學徒的！噫，像我這樣人——她迎着月光看膊，撫摩着——做個學徒妻，別人提起多寒酸！早訂婚，實是害了人……『守禮，你這人，你這沒出息的，甘願下流！』她打一個寒噤，她哭了，輕輕搗着牀。『離婚！』她興奮的坐起，攏着拳，咬着下唇。

離婚？她顏唐又睡下。嚴厲的父親能够允？這社會將因為失去了女子美德而戕害已！父親聽說離婚這兩個字是已嘴出，他一定像個獅子跳起來，拿繩子：『你要離婚？先死後離婚！』真的，在這時，她情願死；她閉着眼，可不是？父親真拿繩子來，圍起來，套到頸上，有點癢癢的，啊唷，並且有點緊！父親真想把已弄死哪！然而，來了，又來一個人，年紀青，尖下巴，糖轎式的頭髮……跳來了，輕而且捷，一掌，父親頭上着了一下，父親呆，要哭，披着嘴，像子愴慢畫那幅花生米不滿足的樣兒。她爲父親憐，可是他向糖轎頭的青年人笑了。笑？是謝感。變，青年人穿起武裝來了，看其威武像指揮。（在葉灼的意思，這樣父親才怕。）他，用手鎗一指，說：『老混蛋！』父親嚇得向地下跪，求。自己這時呢？又好笑，又好氣，總而言之，他是父親，向青年人說一聲：『看着我，饒他吧！』『既然你說，那末，好！』青年人說了向自己笑，那樣兒極柔；父親起來還給自己磕個頭，跌跌爬爬的去了，繩子丟了也不要……葉灼失聲笑，想得過離奇了。青年人，她想來確然夠威武。在早上，紀念週裏的風潮，他，這青

年人不是一棍把校長鼻子敲破了！通紅的流着兩條血；校長同爹剛才一樣苦着臉，兩手蒙着臉，也不知是抹血，是抹淚，這個罪也實夠他痛哭；大家還在那裏擺着頭，點着腳，拍手打呵呵哩！忽然——葉灼現在想來心還顫——校長像瘋子，躡下臺，抓人，撕，打，大家像一陣潮，向門外退，只有這糖糰式的頭髮人，在人羣間向前衝撞。「拍！」校長嘴巴上又着了一下，校長狂吼了，暴跳着。教員高揮着手禁止學生的魯幹，『有話好說啦！』學生們又拍手打呵呵了。糖糰式頭的青年人，一跳就站在己面前，微微一鞠躬，樣兒太好了，太懂禮節，真像美國人那樣對女人。他露出白牙齒，是一笑，然後很和氣的低聲說：『校長太糊塗了！』真的，一個人換了時間能變兩樣：剛才打校長多豪俊，在己面前可不是個大姑娘？這人兒太可愛，於是，不由得向他笑。笑？喚來了他眼中的奇光，不由一驚，跑回宿舍來，現在想，還懊悔，爲甚麼早上不任意幹下去？或者，真的，或者能得着一些甜與蜜？假如的話，己與他互愛着，像一塊膠，那不是己也有了出路啦！我所以這時不離婚，因爲不能獨立，沒依靠，要向家裏要錢，就是

所謂受經濟壓迫的緣故；其次，要是已沒個適當的戀人，離了婚，在這種舊社會勢力下，誰要我這種像叛逆的人？當真已也不想做尼姑去！現在，能與這種舊社會勢力的人戀着就好了！自己熱心熱意愛着他，兩人互了解，畢業後就結婚……終身幸福無比的……

做守禮妻，太難堪了，他頂多拿人家十塊錢一個月，够做甚麼？連自己一件衣服都不够！不用說，住，是住草房，一點兒大，要是有一個同學來找我，你看，那笑死人，連坐的地方都沒……

守禮站在人面前一句話也沒，鼓着嘴，紅着臉，穿一件藍大布的大褂子，多討厭……一脚踢得遠遠去……

羞，嫁給這種人，真不如死！瞧，那憨態！（葉灼真像看見守禮那樣子。）

痴痴笑……滾開去，但是那憨態仍不去；來！——來，是喊那青年人——然而，葉灼只見糖糖式的頭髮影子在眼前搖，臉是不出來，守禮討厭的呆相仍在那裏笑。她一陣燥，身上刺滿芒，她撕着頭髮，失望的望帳頂，帳頂也現着呆臉笑。『死也要離婚！』她又興奮的坐起來，然而又想到可怕的父親了，她又頹然的睡下。月光已上牆，她豎着手，在一圈的月光中，自己瞧，也憐愛，尖尖的，像笳，嫩嫩

的，像羊脂，如此好的一對手，將爲守禮握，那不是等於一塊潔玉，投入污河中？她辛酸的哭。『死！』她咬着牙。死是不限定父親或守禮，死一個就得……葉灼想，越想越矛盾：死，她又不願這兩人去任一個——父親死？家裏惟一生產人是他，他死了，家裏也許窮，窮得也許像守禮，那還是嫁給守禮哪！窮人還不是把窮人配？守禮死？最明顯於自己不利的就是『望門寡』。『望門寡』！一般人不是說命毒？雖然，這是迷信，可是你能從各人腦中拔去這鏽釘？中國人對這些事比吃飯還認真！看西裝的新青年不是有跪在菩薩前求兒子的事嗎？真的，現在只有願中國人都死吧！惟有一切人皆死了才好辦！那時是自由，這自由才真自由，配牛配馬都沒人問……『呸，罵自己？』不，算是罵守禮，她笑了，是冷笑。『守禮他不知背後被我罵多少，他耳朵不知發不發熱哪？』……想，一切無頭緒，焦急的她又搯牀，然而仍然無辦法。忽然，她聽見一陣牀響，拍拍拍拍誰赤腳走，啊，誰，在帳門邊？

『灼，灼！』郁蘭推着葉灼喊。

『蘭，蘭！』兩人緊抱着，狂吻着，他們胸中熾着狂熱，這熱燒去了葉灼一切雜念，暈暈的睡去，睡去。月光移到窗臺上，萬物寂然……

葉灼被惡夢一驚，醒來，她輕輕的推開郁蘭，搖搖頭，『無聊，無聊！』幹這事多無味，擁抱是空的，接吻，也沒奇感，尤其是……幹這事太無味了！『嗯！』她喟然嘆，向空擊一拳，她起來了。

東方白得像魚肚，太陽還沒出。在石榴樹下行深呼吸，因為她接觸了新鮮而涼爽的空气。操場上有人在走動，誰大聲喊，喊得樓發回響。

『喂，有人來換哪，我們已看了一夜了。』是看守校長不許溜的人這樣喊。『校長已不成校長，等於囚。』葉灼冷笑說。

『早！』十三號裏出來一個胖子，臉圓而且紅，這是尤維高。

『你早！』

胖子打個呵欠，圓臉變成倒凸字。葉灼點着頭笑，她心說：『何其胖！』胖？

胖也有胖福，她的情人可不是程衡？程衡善奏坡霞娜，善畫，頭髮是那末披，披得像濟慈，這也是本校奇人之一；看別人，再看自己，自己等於孤鬼……胖子扭着衣扣走向自己的身邊來。胖子比己高一頭。

『想，想甚麼？想守禮？』她又扭了一個扣。

『哦，你怎知守禮？守禮是何人？』

尤維高大笑了，笑得像一陣馬蜂：『我不知，我聽人說的哪！守禮還會做文章，真是敲幾世木魚修得來的囉！』

葉灼臉紅，紅，並不是羞，她疑這胖子給她開心兒。

『不信啦？』尤維高扣上最後一個扣，『拿東西給你看，』她轉身去了。

『甚麼事？』路知德揉着眼出來。『清早起來你們就吵：『再吵把你們送家去，帶你們來家過兩天都不安！』』路知德說過，臉並不笑，還是板，一對鳥眼睛只是轉着溜，溜兩人的臉。

『啲啲啲！』尤維高轉過她的胖身子。『看神氣！』

路知德這時才張開嘴來笑；葉灼向她眯眯眼。

尤維高拿出一本書，封面是藍，畫一高山，有一條瀑布。這書名奔瀑是一種文藝的雜誌。

『噫，瞧！』她翻出內中的一篇，署名馬守禮，『他還要自殺哩，題目是要自殺的一個人。』

即時葉灼臉上有紅光，在路知德面前多光榮。『看你還鄙視我受舊式婚姻宰制不？』她心裏這樣說，掩着嘴老是笑。

路知德拿着奔瀑像不相信的那樣兒繃着眉，真也奇，此地能有人作小說？她的眉頭繃得更緊了。烏而大的眼睛發光。

『借我看啦？』路知德把書夾在腋下。

『噲，你拿去看，但請看乾淨點，因是人家的。』

『是誰的？』

胖子被烏眼睛看得笑了，『要你問！』

『我不問你還要上天呢！』路知德一跳進屋。

『看小路多會說！』尤維高垂着臉對葉灼說，樣兒欲笑欲不笑，像自驕；而葉灼大大方方的啓啓紅唇子。

今天課未上，學生向校長要條件，校長鼻子雖破，但因某種緣故已允退步。

葉灼午後一個人，到西門郊外逛。走到像小港的一泓水邊，水邊全圍着葦，『嘍嘍喳喳』蘆葦在私語；過了木板橋，就是堤坡，堤坡上滿是綠艸，又有榆樹。『瞧！』葉灼看見一隻翠雀，在水邊穿，像梭子；葉灼坐下了。一陣風，微微的，輕輕的拂過了她的眉。『瞧！』她懶洋洋的睡下了，看天上一鼻一鼻的白雲。白雲圍起來變獅子，散開來又變成龍了；她是那末悠然，有興趣的看。

『登咚！』的板橋響，葉灼一驚坐起來，看，葉灼心是那種希奇古怪的跳，來的是糖糖式頭那個人。來，怎麼辦？不睬，裝不識？然而……人是站在面前了，她是忸怩的向他笑一笑；他是走過橋。一陣風帶來了一張粉紅信箋，她，望着信箋任風吹……『不拾！』他自己命令看，做這事多無恥？然而心却不止那種

希奇跳。又是一陣風，紅信箋要下水，唸，拾去吧？那上面，唸……她爲一種力鼓動着拿信箋。信箋一到手，她如飲甘露，醉醉的樂得打滾兒，抓青艸，搖榆樹；榆樹洒下一把錢；她發着狂的跑下堤，跳得板橋格外響。翠雀吱的一聲驚飛了。在蘆葦中又飛起一隻白鷗，慢慢的扇動翅，消失在遠處像一朵雲。

回到校內，巧，那個人已在樓前盈盈笑，她含羞的低了頭，一扭頸，她飛去一榮溫存意……

從今後他們互放着愛。

在牀上葉灼嚼着剛才得的蜜。

現在葉灼可不是淺水裏的魚泳到大海去？可不是？她有着兩條路展在面前：假如說是自己願意戀愛的結合，去完成自己的婚姻，那末好，就去死命的死命的愛這繡繡式頭的小乖乖去吧！萬一——萬一料到的話——戀愛不如意，而守禮文章漸漸出了名，這時呢？還是依守禮過日子，安分的做個小說家的妻；小說家雖然窮，但，窮也有窮的味兒……不窮不能做好文章哪！郁達夫，啊，想到郁達夫

夫，自己倒有點怕，郁達夫不是常同女人打？ 葉灼繙着眉。 打？ 小說家不見得個個打女人，守禮至少是不打的一個，其實，打，也不過翻着眼說說而已。

他要是真打的話，我有法子；現在報尾巴上不是常有登載着 他要是打，我就喊着要離婚啦！ 男人怕嚇，嚇得守禮跪在自己面前求……她想到這裏忍不住的笑。

守禮是跪在踏板上，自己鼓着嘴，儼乎其然的裝賭氣。 守禮跪在那裏作揖，不睬……不睬？ 但到這時不能不睬了，這時再不睬要反臉，因為他已磕過頭，於是這時是『噢哧：』的笑了，一把抱住他，（現在抱的是枕頭，）像抱小孩那樣抱，搖哪，幌哪，守禮在懷裏撒嬌的哭……

他跑到路知德牀上拿奔瀑，偷偷的掀下帳子躲在牀上看。

『噢，一個人躲在牀上幹甚麼？ 牀又是這麼支格支格的響！』
郁蘭在外面很忙的拉開帳門子。

『噢，在這裏偷看黑漆板樣的小說，我疑是幹那一回事。』

『去哪！』 葉灼把書放在枕邊下，『別胡說！』

郁蘭很快的在葉灼的頰上接了個吻，低低喊：『我愛！』

『去哪！』她用手攔開郁蘭。

兩人冷冷的，各自望着自己的鼻尖子，同時又一瞥那在枕邊的奔瀑了。由奔瀑，葉灼悠然的想到守禮的文章了……

守禮走在河堤上，看晚霞照在灣斷的河水上發金光。對岸是古舊的城牆，一些像鋸齒的城梁——假如把城梁比鋸齒，那只是并不鋒利的銹薄了的鋸條，因為灣曲曲一點挺氣也沒。城牆是遮沒了城裏的房子，但，一座洋式樓高高的矗着，矗出了城牆，守禮看着樓，心又在抖了。三年前不是曾在過裏面的嗎？現在呢？再得以前那快樂的天真的學校生活是永沒了！他想起那胖臉的級任——胖得臉發光；那個瘦得像猴子的同學也被想着；級任先生在前年裏大砲聲中逃回了故鄉，而同學們升學與就職業各自散了！以前的一起歡笑那裏去？以前的頑皮那裏去？他更想起自己的任意，那被打過的兩個同學如今遇着是不睬了；尤其自

己，因家中的貧寒不能升學，眼看著一個個同學皆升學，自己真的在家中除搖膀子無別事啦！要是哭，淚不是要淌成河？……『葉灼！』他低低的咕噥着。腳邊有磚頭，他用腳尖挑下河。想起葉灼也確然使人焦！假如自己要是升學，情形自然又不同了！升學，與她同一校，同校遇見機會多，那時雖沒愛情終有相當的認識了，不至於如現在這樣對面不一瞧的難過人；雖然是舊式婚姻來宰制我們，可是我却願我倆成夫妻……天，假如能如願，我當爲她盡力去做文學的事業去……守禮很誠心的望着天。天是如他所願的賜給吧！

守禮拖着兩隻腿，在西邊的河灣上，現來了一隻掛帆的船，帆影映在河裏，那情景非得天才的畫家才能描得畢肖。『也不知這話真不真？』他斜着頭望一家牆上的爬山虎。真不真？這是懷疑剛才程衡對他談的話，惟有這類事，最難使人信，因爲拿這種話叫人做夢的確然有！程衡說葉灼看過己的那篇要自殺的一個人，到底看沒？這真使人難過得破肚挖腸想；且不問，就作爲她看過，其實她也有看過的可能：程衡把奔瀑借給尤維高，到尤大胖子手裏那還不傳開，我知道葉